



没 劲

佳作·获奖作品

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

名刊佳作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没 劲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没劲/本社编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
(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)

ISBN 978-7-5324-6976-5

I . 没... II . 班... III 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
国—当代 IV 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823号



没劲

本社 编

颜 青 插图

赵晓音 钱 黎 装帧

责任编辑 王 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裴兴海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[postmaster @ 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印刷:上海市印刷七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875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6976-5 / I · 2472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为小孩子写大文学

这套丛书的缘起还得从上海说起，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百年来急促的城市化、商业化、传媒化、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近、现代文学的枝叶繁茂。回望中国近、现代文学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，上海是一座文学“重镇”，一口审美的“深井”，一块思想与艺术的“高原”，儿童文学恰是其中一丛绚烂的“七色花”。百年悠悠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酝酿、探索、起航，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、刊行，江南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不断地被重新“发现”，使得上海儿童文学的容涵度大大超越了上海的地域概念，成为一种与城市化、全球化、民族化等当代思潮贯通的，也与域外现

代、后现代各路文学流派互动的创作群落概念，逐渐彰显出文学性格与文学类型的意义。

诚然，上海开埠以来，中西、古今文学的交蒸，使得儿童文学阅读、创作、批评的眼界大开，境界突兀，吸引了一批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、青年作家在这片园地里晨操暮练、奋力跋涉，一步一步成就他们心头的梦想，鸡鸣天下白，卓然成大家。童心稚趣主题的创作与出版成为一代代沪上文学新人的“启蒙课”，成为他们漫漫文学旅程中的大智慧与真欢乐。在上海百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长河里，有一位作家，一位长者，一位导师，让我们不能忘怀，他就是陈伯吹。陈伯吹，从 1923 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，到 1997 年驾鹤西行，对儿童文学，对上海，他一往情深，矢志不移，他一直守护在上海这片儿童文学的沃土上，编织着他珍爱的儿童文学梦想，也只是因为战乱、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尊高大的儿童文学背影，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。他将毕生的挚爱都献给了一个信念——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。1981 年，他倾其一生的积蓄创立了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（最初为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），以褒奖上海的儿童文学佳作嫩苗、高士新人，25 年过去了，这个奖励滋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菁英，还培育了一种纯真的、优雅的、纳新的当代儿童文

学的性格与风范。

毋庸置疑，上个世纪 30 年代京海之间学人们意气纷争的阴影，“大一统”的文学版图意识、50 年来流行的抗拒城市化的乡土文学优越感，使我们常常回避城市创作群落与风格的价值与意义。然而，当我们置身于历史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，重新审视文学的境界、性格划分，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。诚然，文学性格的第一分野在时代性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与胸襟，如今文学时代的划分越来越短，历史上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尺度被大大缩短，文学的代际更迭已经缩小到 10 年，甚至更短，但就思想与文学的双重拓展意义而言，风物还宜放眼。第二分野在创作语言，它是一种源于国家、民族，又超越国家、民族的划分，其品质差异在创作语言的文化质感、容涵力、表现力、穿透力等基础，如文献学中英语文学、德语文学、俄语文学、法语文学、华语文学、日语文学的划分。第三分野在文学的国别（本质上也是一种区域划分），它的差异在国家政治意志、主流思想意识、民族传统与智慧的不同投射，它是当下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销蚀，维护文化多元化的宝贵的文化自觉。第四分野在区域与作家群落，是最鲜活、最富有坚实土壤感觉的文学性格，它与区域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的沿袭和变迁息息相关，也是构成国家、民族文学性格

的根脉与基石。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，民族与区域文化性格迥异而鲜明的国度，又岂能一以概之。而且，就文学性格的发生学而言，时代、语言、国别只是外在的前提，区域与作家群落才是内在的文学性格主体。因此，一位作家，一位伟大的作家，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某种区域文学的类型，绝不是一种屈尊，而是一种根深叶茂的升腾。

由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培育、倡导的阅读与创作的品质、性格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他以“童心论”为理论内核，培育、倡导一种天性、率真的文学基调。其次，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培植、示范一种纯真、隽永的创作风范，他自己的作品犹如“丝竹悠悠”，极有韵致。其三，他一方面重视域外儿童文学的借鉴、学习，比较与包容。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，都主张大力引进、译介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十分注意江南文化的底蕴培育与根脉滋润，努力建构海纳百川、融通古今的区域文学性格，以此来吸附、凝聚各类文化性格的创作群落。由此看来，陈伯吹对于中国现、当代儿童文学来说，是一团跳跃的烛火，是一把丈量艺术品质高下的标尺，是一面映照心灵清浊、纯杂的精神明镜，当人们面对他生活的儿童文学时代，无法回避他的眼光与观念，这就是我们策划、出版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的动因和归依。

另一重动因源于儿童文学的“现代性”与“当下性”(或许当下儿童文学创作、出版、阅读的迷茫、迷失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“阶段性”)的断裂与冲撞,百年阅读、创作、批评形成的儿童文学审美规范近10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颠覆,儿童文学流变中的厚实沉淀被轻率消解、抛弃。在这种消费主义、娱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面前,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倡导、实践的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也同样受到了挑战,作为一种对儿童文学品质的坚守,一份对世俗潮流的抗争,我们想到以陈伯吹的名义推出这套具有当代上海性格,坚守现、当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丛书。我们不反对文学创作、阅读、鉴赏的多元化,但是,我们有责任为儿童文学的美学传统辩护,为陈伯吹的文学主张辩护。

亲爱的少年读者,感谢你关注、阅读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,但愿它能归入你的珍藏,在各个年龄阶段里不断地被重读。因为好的儿童文学是“无年龄的文学”,也因为陈伯吹爷爷告诉我们,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童年般的“纯粹”和“真诚”。时代会变,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2006年6月1日

目 录

没劲 / 班 马 1

父亲 / 简 平 95

黎母山寓言 / 张品成 151

破译 / 牧 铃 211

奶奶的村庄 / 黄春华 277



校园小说·没劲·没劲

没劲

班 马



作者附言

我拍过一部少年纪实电视片，片名就叫《没劲》。《没劲》是记录许多流浪在外的少年的实拍镜头。其中，就有一个上海的学生，叫李小乔，特别好玩，我跟他聊天，结果成了朋友。他就是本文的主角。

《没劲》里面有不少李小乔的镜头。以后电视台播出的时候，你注意那个模样绝对像好学生、举止很有教养、但动作特别特别多的机灵男孩，就是李小乔本人。你可以在拍到长江轮、重庆、武威一带的戈壁、广州、衡阳车站、北京等等这些片断中留意他有很多的出现。

另外有一个很容易的识辨方法,你注意李小乔经常跟一个头上有一绺明显白头发的人在一起,他叫那人“白头翁叔叔”。

但由于这片子是纪录风格,完全按“自然状态”抓拍,也就是长焦距的所谓“偷拍”,因而,画面背景小的人物是“不说活”的——所以这种拍摄也不得不丢失了这些少年的内心话语。

我就想用文字来“复述”李小乔的另一面。

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《六年级大逃亡》(发表在《少年文艺》上),写到李小乔在外流浪五个多月之后坐火车返回上海,一路上与一个叫安丽的女孩在一起的经历,一到上海他首先翻墙爬进空无一人的母校,不知为何。

这里,要写到李小乔逃离上海之前的一些冤枉故事(当然,这是我听他讲述的)。

我老晃着镜头上李小乔无忧无虑的脸。

可我怎么才能读懂小乔的难过心情?

我不断想起那片子给我的感受。

在此,我也就仍然想这样来题名——

《没劲》



2

我家送掉过 一 只 小 豹

我已经有点发现，“6”不是个好数目。我肯定是不迷信的。我发现广东人早就发现“6”不好。是“落”呀。我现在会讲几句广东话了，你发现没有，广东话的“6”是跟上海话的“6”一样的。所以，上海现在就没“六年级”了。

我一听到“六年级”就要抽筋。我爸爸就是在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叛变。我跟班马叔叔交代过，他写的时候不要打上什么引号，不是“叛变”，而就是叛变！叛变就是叛变。我最恨叛变。

说话不算数，叫人最伤心了。

变来变去的都是大人！他们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讲定的话，头点得一塌糊涂的话，眼睛一眨就变了。

世界上怎么会有“变”这个东西的？

我那时想这个问题想得到处乱走，人也变得阴险得要死。爸爸还要痛苦地对我说（我发现叛徒都很痛苦），他说：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当你长大了你变了你就会想通为什么又‘变’了！”真是奇怪死了，我说：“真是好笑的话！那你说的‘变’是不是也要再‘变’，而这个‘变’又要再‘变’呢？”我是在心里说的。我不想理他了。

我们家以前还有一件事。这是真的。那还是在爸爸、妈妈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生呢，他们养了一只“猫”，问题是它不是猫，那是爸爸的中学同学从云南带回上海的，那个同学在云南插队，带回了一只云南小猫，是在树林里捡到的，你知道了吧，它不是猫，但很像猫。这个同学问谁敢养？我爸爸胆子大得要死，他就和妈妈养了这只“猫”。后来不得了了，这只猫越长越不像猫，一天到晚要吃肉，吃得李戈和任素芳穷得要死。李戈是我爸爸。任素芳是我妈妈。但是，小猫喂得变成了一只云南小豹！我家里有照片：任素芳在老式公共汽车上抱着这只小花豹，乘客的手都在指。李戈穿着旧的军装，土得要命，得意地用皮带牵着这只小花豹在马路上走。后来，小豹越长越大，经常露出牙齿。李戈吓死了，就去送给动物园了。



我小时候听到这只小豹子的事，跟他们大吵大闹，哭得昏过去，怪他们为什么要送掉？你想，我家本来可以有一只豹子，那多棒啊！李戈说，它真的变成豹子了，我们吓死了。后来，他们带我到动物园去找，可是任素芳说都不像。她说，长大了看着都不像了。

可是，豹子本来就要变成豹子的。它就是豹子嘛！

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想，假如李戈自己小时候也是一只小豹子，他后来长大了成了一只大豹子，可是，他怎么能非要说小时候那只不是小豹子，而是猫呢？

我想这个的时候，已经被他们收骨头收得快变成一只戆猫了。

我恨六年级。一到六年级就什么都变了。

我不变。我本来就是一只豹子。我只想吃肉。我本来就是一直吃肉的。只不过我从一只小豹子要变成一只大豹子。是你们变了，你们吓死了。

李戈就从这时候起，开始打我了。

打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在心里想到那只被送掉的小豹。

被自己老头子打，当然是很狼狈的事。也是很滑稽的事。女生不准看！李戈打我什么地方——到底是中国人，跟古代一样，哪儿不打就打屁股！

打的时候，李戈把声势弄得很大。还没打，就已经在嘴巴里叫：“打！”“打！”然后还要一本正经地脱衣服、卷袖子、吐口水什么的。我

发现他们不会打，乱得一塌糊涂，要不是我配合他们，有模有样地趴到沙发上，他们真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弄。不过，要命的屁股只好露出来了，就脱下露出那个地方，这是非常不好看的，我想索性剥得一丝不挂，好比斯巴达克，倒蛮像样的！现在弄得只露屁股，使你不得不在这种时候觉得缩回到了小时候，就像小时候穿开裆裤一样！我气得要命。

李戈为了正正宗宗打我屁股，还专门去买了一把木尺，我心里真是想不通，其实就用吸尘器的把手也不差。非要用“尺”，家里就有的塑料透明尺一弹一弹的也极有效果。李戈非要手持木尺，木尺现在还真不大好买到呢。只听爸爸大吼一声，挥尺打来，打到屁股上却并不重，倒蛮痒的，这种动作全靠手劲控制是很难做到的。可是，不对了，爸爸打了几记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后来真打起来，我感觉到他突然有点发狂，又叫又打，我吃到了几记有点分量的板子。

你知道任素芳在干什么？她很忙噢，跑前跑后的，先是弯着腰把头凑在我的屁股上，像小菜场买肉一样，用尖尖的手指头点着，“打这里！”“打那里！”她很知道肥肉在哪里。后来，看到李戈有点真打，她急忙又跑过来用身子抱住我的脑袋，急叫：“这个不能碰的！这个不能碰的！”

我总有点怀疑。他们好像有点在偷笑。

我不管了，从一开始我就像杀猪一样地大叫，我才不想学那种严